

人間惆悵客 —— 納蘭性德

文◎劉永樑

楔子

他是清朝最傳奇的詞人，一生只活了三十一歲，卻歷盡人世間的繁華和悲情，他家世顯赫，文辭一絕，卻一生惆悵，一世落寞，他年少登科，佳人在側，卻情深不壽，匆匆離世，他就是納蘭性德。



本文作者劉永樑先生

短暫一生

納蘭性德的父親納蘭明珠，是葉赫那拉氏，官居高位，權傾朝野，母親是愛新覺羅氏，親王阿濟格的愛女，算起來是康熙的堂姑。納蘭性德是真正的皇親貴胄，從小過得是最優渥的生活，接受是最好的教育，加上他本身就聰明好學，讀書過目不忘，十七歲便考中舉人，十八歲成貢生，二十二歲中進士，之後成為康熙的御前侍衛，多次隨康熙出巡，並奉旨出使考察沙俄侵邊情況。但要說起納蘭性德一生，最繞不開的還是他的詞作和深情。納蘭性德有一個表妹，他們青梅竹馬，一起讀書習字，品詩填詞，漸情愫暗生，彼此立下海誓山盟。納蘭性德為她寫下：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

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為誰春？槳向藍橋易乞，藥成碧海難奔。若容相飲引牛津，相對忘貧。」（畫堂春·一生一代一雙人）然而他們這段感情卻遭到了那蘭性德的母親百般阻撓，她要為他的兒子找的，是一樁對仕途有幫助的婚姻。母親將二人硬生生的拆散，將表妹送往宮中做了一名秀女，那蘭性德得知後悲痛不已，甚至以絕食抗議。為了能夠再見表妹一面，他鋌而走險，喬裝成僧人入宮，但由於宮禁森嚴，他們只是默默地看了對方一眼，連話都沒能說上一句。二十歲那年，在父母的壓力下，納蘭性德受皇帝的賜婚，迎娶了兩廣總督女兒盧氏，納蘭性德對盧氏原本沒什麼感情，但婚後盧氏對他溫柔體貼、百般關懷，逐漸融化了他冷寂的內心，從此兩人琴瑟和鳴、情投意合。納蘭性德終於有了一段難得的甜蜜歲月。可惜的是天意弄人

，婚後僅僅三年，盧氏便因難產去世。納蘭性德悲痛欲絕，一生都在緬懷他和盧氏的相知相愛的歲月，並寫下來無數悼念亡妻的詩詞。

盧氏死後，納蘭性德與表妹的戀情無疾而終，與妻子恩愛也化為煙雲，儘管他是皇親貴胄，儘管他是康熙的御前侍衛，可外在的光鮮，終難抵銷內心的淒涼和憂愁。二十多歲的年紀，他便疾病纏身，滿臉憔悴，公元一六八五年五月，納蘭性德久病未癒，與一眾好友飲酒賦詩，大醉一場後，臥床不起，七日之後便不治而亡，年僅三十一歲。他去世的那天農曆五月三十日，恰巧是妻子盧氏離世八年的忌日。

二十四歲時，納蘭性德把自己的詞作編選成集，名為「側帽詞」，公元一六七八年改名為「飲水詞」。納蘭性德死後，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他出身貴胄之家，卻一生身不由己，他身處錦繡繁華，卻自稱「不是人間富貴花」。他周身被光環籠罩，卻一生為情所困，納蘭性德去世不到三年，納蘭明珠被康熙帝罷黜，納蘭家族的滔天富貴從此成為過眼雲煙，到頭來富貴成了鏡

中月，深情也成了夢中花。但納蘭明珠始終不明白的是，他兒子活著的時候，明明什麼都有了，為什麼還會這樣不快樂？直到有一天他讀到納蘭性德的這首詞，不由得老淚縱橫：

「殘血凝輝冷畫屏，落梅橫笛已三更，更無人處月朧明。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浣溪沙·殘血凝輝冷畫屏）

才華洋溢

一、納蘭性德文思敏捷，書法娟秀，又明音律，精於騎射，堪稱多才多藝。他十九歲時就撰有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筆記「淶水亭雜識」，梁啓超稱讚此書「記地勝，摭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亦有見地。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卷末論佛老，可謂明通」。對於經學，納蘭性德也有一定的造詣，曾在其師徐乾學幫助下，收集宋元學者說經諸書，合刻為「通志堂經解」，並一一為之作序。但納蘭性德之所以能垂名後世，三百年來一直為人所稱道，則在於他是一位傑出的詞人。



納蘭性德在寫給志同道合的好友顧貞觀的一闋（虞美人）的詞中甚至說道：

「憑君料理花間課，莫負當初我。眼看雞犬上天梯，黃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他們要繼承並發揚「花間集」所代表的唐五代詞的傳統，連下地獄都不怕！臨終與徐乾學訣別，他還特別提到自己性喜填詞，「禁之難止」。同時師友對他在這方面流露出來的才華十分欽佩，為之心折。如嚴繩孫認為納蘭性德所作之詞兼有「周柳香柔，辛蘇激亢」，「宋

諸家不能過也」，徐乾學也說其作「遠軼秦柳」、「清新秀雋，自然超逸」。韓茨則讚其長短句「跌宕流連」，能「寫其所難言」。當時傳說納蘭性德的詞作「傳寫偏於村校郵壁」，家家爭唱「飲水詞」，甚至遠傳至朝鮮，朝鮮詩人為題「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之句。

詞這種文學形式興於唐而盛於宋，兩宋名家疊出，各擅其長，羣峯爭秀，千姿百態，可說是蔚為大觀。元明兩代，詞壇寂寞，雖然也偶見可誦之作，畢竟無大手筆可挽頹勢。直至明清易代之際，忽見轉機，詞學出現了中興趨勢，而納蘭性德的感懷之作，正是出現在那個時段。

二、納蘭性德有過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他自稱「我亦憂時人，志欲吞鯨鯢」（長安行贈葉訥庵庶子）「憂時」就是憂國愛民。當時清王朝經歷了一次危機，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公開叛亂，史稱「三藩之亂」。納蘭性德所憂是國家被分裂，王朝被傾覆，人民在戰亂中流離失所。他志吞鯨鯢，「慷慨欲請纓」（擬古四十首之三十七），曾與友人「展卷論王霸」，自嗟「平生縱有英雄血，

無由一濺荆江水」（送蓀友），還會寫下這樣的詩句：

「悲吟擊龍泉，涕下如縷縻。不悲棄家遠，不惜封侯遲。所傷國未報，久戍嗟六師。激烈感微生，請賦從軍詩。」（雜詩七首之五）

納蘭性德是很想建立功業、有所作為的。他深望能一匡天下，圖影麟閣，垂名後世，寫道：「未得長無謂。竟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歸矣。」（金縷曲）

作為一個憂時人，納蘭性德有心積極入世，想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但



他終於未能如願以償。他曾留心於經世濟國之學，「於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其所以然」，「留心當世之務，不屑屑以文字名世」，「不但不以貴公子自居，並不肯以才人自安」，然而清聖祖並沒有重用他，把他放在身邊充當侍衛，恐怕也暗含詞察明珠的意圖。侍衛生涯出則侍從，入則宿衛，難伸大志，自有難言之痛。

試看這首（太常引·自題小照）：

「西風乍起峭寒生，驚雁避移營。千里暮雲平，休回首、長亭短亭。無窮山色，無邊往事。一例冷清清。試倩玉簫聲，喚千古、英雄夢醒！」

歷來自題畫像的詩詞，立意不外乎以下數端：或慷慨述志，奮發自勉。或志滿意得，欣然自慰。或感歎生平，低徊自傷。或故作豁達，歌諧自嘲。容若此作，似可歸入「自傷」一類，既冷峭又低沉。

三、納蘭性德的多情首先表現在他對真摯愛情的追求和珍惜。



春情只到梨花薄
片片催零落

夕陽何事近黃昏

不道

人間猶有未招魂

虞美人

他與盧氏結婚後，少年夫婦，極其恩愛。納蘭性德有一首《浣溪沙》就是描寫新婚之如癡如醉的心境：

「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絃。多情情寄阿誰邊？柴玉釵斜燈影背，紅絲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却無言。」

在他心目中愛妻是偶謫人世的天仙，吹花嚼蕊，無比純潔。他們是如此地情投意合，如膠似漆。可是納蘭性德官為侍衛，職份所在，經常要宿衛宮禁或扈從出巡，這就難免「幾番離合總無因，

贏得一回僂僂一回親」（虞美人）。分離時，他夢牽魂縈：

「客夜怎生過？夢相伴，綺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淒涼，肯來麼？來去苦忽忽，準擬待，曉鐘敲破。乍偎人，一閃燈花墮，却對著，琉璃火。」（尋芳草·蕭寺紀夢）

歸家重逢，心中的歡欣難以言狀，覺得一切事物都是出奇地美好：

「重見星娥碧海槎，忍笑却盤鴉。尋常多少，月明風細，今夜偏佳。休籠彩筆閒書字，街鼓已三趟。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眼兒媚）

關於納蘭性德愛情的不幸，除了盧氏的早卒以及「身居待從，長隔閨幃」外，他的詞中還透露前文所提，他與表妹被迫分離的無奈心迹：

「正是、轆金井，滿砌落花紅冷。驀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難定。誰省？誰省？從此算紋燈影。」（如夢令）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隻鳳翹。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減字木蘭花）。表妹嬌憨的形象和他為情顛倒的情景，都躍然紙上。

魅力好詞

一、納蘭性德的詞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三百年來，一直為論者所重視，而且被許多讀者所喜愛。

歷來探討納蘭詞藝術風格的人幾乎都認為他的作品最感人之處在於用情至深、用情至真而又天然清新，不加雕飾，亦即況周頤所謂「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純任性靈，一塵不染」。國學大師王國維所謂「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綜觀他的三百幾十首詞作，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這一理論是身體力行的。下面這一首（長相思）未見華麗的詞藻，也不用生僻的典故，只是平常地道眼前景，真率地抒胸中情，却能出色地用自己的感受來感動讀者：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

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又如下面二首（菩薩蠻）：

「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春歸歸不得，兩槩松花隔。舊事逐寒潮，嗁鴉恨未消。」

「晶廉一片傷心白，雲鬢香霧成遙隔。無語問添衣，桐陰月已西。西風鳴絡緯，不許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淚欲流？」

同樣是不事雕飾，只是流露內心的一片真情。

此外，還有一首牌名（菩薩蠻）的迴文詞：

「霧窗寒對遙天暮，暮天遙對寒窗霧。花落正嗁鴉，鴉嗁正落花。袖羅垂影瘦，瘦影垂羅袖。風翦一絲紅，紅絲一翦風。」

這首迴文詞，每句都顛倒可誦，一句化為兩句，兩兩成義有韻。迴文作為詩詞的一種別體，歷來不乏作者，但要做到字句迴旋往返，屈曲成文，並不是容易的事。容若此作清新流暢，運筆自如，在同類作品中自屬佼佼者。

二、納蘭性德的詞是以悽婉哀感著

稱的，晚清詞學家譚獻說他的詞「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總起來看，「飲水詞」的確是以婉約為宗。前人所謂「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歷來詞家以詞賦情，大多力求婉麗，亦並不以訴愁說恨為諱，而能做到亦艷、亦悲、亦雅的實不多見，納蘭性德的寫情之作能兼有艷麗、淒清、俊雅之美，由他這（河傳），可略見一斑：

「春淺，紅怨。掩雙環，微雨花間。畫閒，無言暗將紅淚彈，闌珊，香銷輕夢還。斜倚畫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記當時，垂柳絲，花枝，滿庭蝴蝶兒。」

一個又一個跳躍著的畫面是那樣地美麗，而浸潤其間的卻是一種淡淡的哀愁，雅致的語句更散發出不染纖塵的清氣。再看這首（清平樂）：

「風鬟雨鬢，偏是來無準。倦倚玉闌看月暈，容易語低香近。軟風吹過窗紗，心期便隔天涯。從此傷春傷別，黃昏只

對梨花。」

上闕的穠艷，下闕的淒清，合為一體，互相映襯，增添了雋永的情味。

納蘭性德的詞與同時其他宗奉婉約的詞人相比，其作品的情致更為纏綿，意境也更為深遠。

續看這首悼念亡妻的（浣溪沙）：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沈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沈思往事」本是悼亡之作題中應有之義；而此作追懷當初夫婦間愛情生活的歡樂，忽然筆鋒一轉，以「當時只道是尋常」作結，看似平淡，卻有懷戀、有追悔、有悲哀、有恨惱，蘊藏著多少複雜的感情！

還有（南歌子）：

「翠袖凝寒薄，簾衣入夜空。病容扶起月明中，惹得一絲殘篆舊薰籠。暗覺歡期過，遙知別恨同。疎花已是不禁風，那更夜深清露濕愁紅！」

描寫病中女子的相思之情，別離之苦，情調尤為悽婉。

（菩薩蠻）：

「朔風吹散三更雪，倩魂猶戀桃花月。夢好莫催醒，由他好處行。無端聽畫角，枕畔紅冰薄。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
這首寫少婦思君之詞，在夢魂縈迴、綿綿纖弱之餘，用「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剛勁的句子作結，出人意表，令人叫絕。

三、另一方面，納蘭性德也有跌宕雄奇的詞作。這首（金縷曲·贈梁汾）就是體現這種風格的代表作：

「德也狂生耳。偶然間，縑塵京國，烏衣門第。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盡英雄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真是慷慨悲歌，激情橫溢！

再看這一首以「彈琴峽題壁」為題的（清平樂）：

「泠泠徹夜，誰是知音者？如夢前朝何處也？一曲邊愁難寫。極天關塞雲中，人隨雁落西風。喚取紅巾翠袖，莫教淚灑英雄。」

既悲涼、又雄渾，筆力蒼勁老到。即使是寫離情鄉思，也有其博大的意境，如這首（如夢令）：

「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

首二句被王國維所擊節稱賞，評為「千古壯觀」。意致深婉是納蘭詞的當行本色，但在纏綿之詞中也時見雄奇之語，像「落日萬山寒，蕭蕭獵馬還」，「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菩薩蠻）等，都何嘗是李後主、晏幾道所能道？

康熙前期的詞壇，朱彝尊和陳維崧是兩大盟主。朱主婉約，陳主豪放。朱

氏所作精工雅麗，但有時雕琢大盛，意旨也過於迂曲。陳氏所作銳氣逼人，但有時一發無餘，流於叫囂，納蘭性德崛起於後，與朱陳鼎足而他既能作致語，又能作豪語，兼有二派之長。他的「婉約」之作，較朱自然而多真意；他的「豪放」之作，較陳沉着而有餘韻。把清初第一詞人的桂冠戴到頭上，他當之無愧。

後記

宋朝第一女詞人李清照活了七十一歲，喪夫後淒苦之作令人激賞；清朝納蘭性德喪妻後孤寂之作感人至深，可惜三十一歲早逝，如果他能多活幾年，傳世之作肯定多些。

